

第三十五章 跟我回家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思轍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

其實他隻是一個很常見的京都少年，擁有極好的家世，所以一直是京都很出名的小霸王。是那位在範閑初入京都時，滿臉令人生厭神情，盯著他看的十二歲少年。當然，他也是一位有些頭腦，知道約束自己的伯爵繼承人。同時，他也是位常常在麻將桌上流露出天真好勝之意的小男生，也是一位經常捧著帳本翻閱，生出一種自己都很難想像狂熱興趣的天才人物。

一個人會有很多麵，範思轍做為一位十四歲的京都權貴少年，也不例外，天真是他，狂熱是他，驕橫是他，陰狠也是他，單拿任何一麵來看他，都會失之偏頗。

他的父親是當朝紅人，戶部尚書司南伯範建，他的奶奶是當今陛下的奶媽，他的親生母親與宮中的宜貴嬪是姐妹，他的姐姐範若若是京中最出名的才女，馬上就要嫁給靖王世子李弘成。

而他的哥哥，那位當初隱約為敵，實則相處頗為愉快的兄長，則是一代詩仙，聖上最寵信的年輕臣子，監察院集大權於一身的提司，天下讀書人心目中的偶像，那位娶了郡主，要接手內庫，禦書房中有座，來往皆是天之嬌子，紅到已經發紫，名字似乎都被鑲了一道令人不敢直視的金邊的人物。

...是的，他的好哥哥就是範閑，那位小範大人。

這樣的家世，慶國開國以來，似乎就沒有出現過。這樣炙手可熱的環境，會造就怎樣的一位少年？

在範閑入京以前，範思轍就已經是京都出名地惡少，隻是那時候年紀還小。還沒有找準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所以不外乎是吃吃白食，搶些東西，縱馬長街，扮個小霸王模樣，而且畢竟有若若拿著家法在管著，並沒有鬧出什麼大的事情，但是這種生活早就已經在他的根骨裏，種下了膽大妄為地種子。

而在範閑入京之後，一方麵強勢的兄長與姐姐聯手。將範思轍整治的老老實實，另一方麵，一直被父親母親壓迫著要讀書入仕的壓力。卻因為範閑的到來而削弱了，範閑似乎為自己的弟弟揭開了與一般權貴子弟完全不同的一扇窗。

範思轍終於明白了自己喜歡做什麼，自己的將來應該做什麼，他的將來就是要成為當年的葉家女主人，那種富可敵國地富商。將自己在帳簿之上，經商之中的天才頭腦全部發揮出來。

隨著年紀漸漸大了，堅定的人生目標。天才地算計頭腦，與他一直擁有的權貴霸狠之氣結合了起來，便成就了如今膽大妄為的範思轍。

既然要經商，那做什麼最賺錢？自然是飲食男女四個字，雖然澹泊書局在少年與慶餘堂七葉掌櫃的打理下，逐漸向著整個天下擴張著，但一來賣書所得並不大，二來這間書局總或多或少烙印著範閑的痕跡，範思轍雖然不在乎這點。但更在乎自己能夠做出什麼樣地事業。

而恰在此時，宮中的三殿下，他的那位表弟也不甘心天天聽太傅講書，用一顆比同齡人成熟太多地腦袋，開始與範思轍商量在京都整些動靜出來。

一個十四歲，一個隻有八歲，這樣一個奇異的組合，便造就了如今京都正當紅的抱月樓。

因為這兩位小男孩的背景實在是太過特殊，所以這種看似幼稚的組合，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，官府的阻力理所當然地成了助力。而當範思轍“驚喜”地發現世子李弘成與流晶河那邊的青樓生意有極緊密的關係時，他更是毫不客氣地從李弘成手上“借”來了紅倌人袁夢。

以範思轍地經營眼光，以袁夢對行業的了解，以三皇子的權勢，再配上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小子霸道而毒辣手法，不到兩三個月的時間，抱月樓就掃清了整個京都行業，至於在這個過程裏死了多少人，壞了多少良家女子清白，卻根本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中。

他姓範名思轍，年紀雖小，卻依然是一名權貴，身為權貴誰會在意刀板上肉的死活？而且少年橫戾，行事起來更是無所顧忌，這就是正是範閑那夜與婉兒說話時，最擔心的一方麵。

不過範思轍依然有所畏懼，所以抱月樓真正發端，是在範閑奉命出使北齊之後的那個月，幾個月過去了，抱月樓已經穩穩在京都的地麵上紮了下來，範思轍內心深處的擔憂才少了些，心想以後就算兄長知道自己在做妓院生意，木已成舟，也算不得什麼。

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，兄長出使北齊半年，這朝中的局勢竟是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！

春天的時候，自己老範家與靖王家還關係密切，是朝官們眼中的二皇子黨，所以範思轍並不認為自己與李弘成這位未來姐夫交往有什麼不妥，與三皇子這個二殿下手帶大的皇子交往有什麼問題，可是自打範閑回京之後，令範思轍目瞪口呆的是，哥哥竟然好像和二皇子杠上了！

身為大臣子弟，範思轍並不以為自己在京中的惡行會讓兄長生多大氣，但政治上的敏銳感，讓他清楚，如果兄長知道自己與那邊走的太近，肯定會出問題。

所以從九月裏，他就開始吩咐抱月樓的屬下行事低調些，而他也著急著從這門生意裏脫出身來，所以最近忙的屁滾尿流，但不知道老三那個“冬鬼機靈，是受了什麼人的意思，竟是一直躲在宮裏，硬生生將事情拖到了今天！

範思轍陰晴不定地看著麵前的鄧子越，他在府中見過這位監察院官員，知道是範閑的親隨頭目，不過電光火石間的一瞬。他打消了殺人滅口地念頭，因為自己是抱月樓東家一事，哥哥總有一天會查出來，而自己真動了這人。隻怕自己會很慘。

“你回去吧，這件事情，我自己和他交待。”

範思轍微胖的臉頰抖了兩下，想來心頭還在害怕著，揮手止住了身後那些打手想衝下場中的念頭，事到臨頭，對於兄長的敬畏之心，終究還是占了絕對地上風。

鄧子越看了他一眼，深深一禮，便離開了這間房間。

三皇子用童稚的聲音罵道：“就這麼放他走了？以後我還怎麼在京中行走？區區臣子都敢欺到我的頭上來！”

範思轍在心底暗歎一聲。神不守舍地坐了下來，手掌下意識地摩挲著青州石桌光滑的桌麵，斜乜著眼看了一眼那個叫石清兒的姑娘。忽然說道：“妍兒在哪裏？”

石清兒已經被眼前这一幕弄糊塗了，心想大東家怎麼會怕區區監察院的官員？她到底是層級不夠，根本不清楚這件事情的複雜背景，強笑說道：“妍兒應該在後閣裏休息，您要這時候見她？”

十四歲的範思轍。眼中湧現出一絲隻有成年人才應該有的狠色，片刻之後下了決定，沉臉說道：“沒事兒。一切照舊。”

他在心裏極快速地盤算著，應該怎樣處理殘局，父親如果知道這件事情，一定會打死自己，母親當然是疼自己的，甚至可以說動宮裏地宜貴嬪出麵向哥哥說情...可是自己那哥哥，唉，連長公主的麵子都不給，怎麼可能被宜貴嬪說動？

他忽然心頭一動。麵泛喜色，看來還是隻有去求姐姐和嫂子，隻要這兩個人發了話，大概哥哥也不會對自己處罰的太狠。

“我有事先走了。”範思轍冷冷盯了一眼三皇子，知道這件事情裏麵一定有古怪，隻是他年紀雖小，卻是一位甘於斷腕地壯者，冷冷說道：“以後這樓子我就不來了，一應收益我不理會，但該我的那份兒，你在三個月內給我算清楚。”

三皇子撓了撓頭，嘻嘻笑道：“有二哥和你未來姐夫撐腰？怕什麼？”

範思轍理都不理他，眼中陰狠之色大作，對石清兒吩咐道：“那一萬兩銀票，你馬上給對方送過去！說不定還能保你一條小命。”

石清兒畏畏縮縮地應了一聲，終於明白自己昨天夜裏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。

...

抱月樓靠著湖那麵的三樓包間裏，範閑的雙眼依然看著湖麵上地舟兒，鳥兒，人兒，手指輕輕在桌上叩響著，滿臉平靜，計算著這件事情，沒花什麼精神，就已經理清了所有的頭緒。

既然這間妓院的老板是思轍和老三，那京都府自然是不會查地，監察院看在自己的麵上，也不會來為難什麼，說不定一處那些人還在懷疑這家妓院的真正老板是自己，哪裏敢來自己麵前打小報告，幫著隱瞞還來不及！也虧得沐鐵膽子大，才敢自己的麵前提了兩句。

他苦笑了一聲，飲盡了杯中殘酒，思轍最近的行跡本就有些詭異，自己這個做兄長的，確實關心的太少，平白無故地訓了若若與婉兒一頓，卻哪裏想到，在這個男尊女卑的世界裏，範思轍要在府外做什麼壞事，她們身為姐姐和嫂子，又如何能管的到？

至於二皇子那邊地打算，範閑也非常清楚。

在春天的時候，自己與二皇子的關係還算是不錯。當時二皇子之所以通過老三與思轍一起做這見不得光的生意，一方麵是想多條財路，另一方麵也並不見得當時是刻意針對範府做的手腳，而隻是很單純地想通過這間小樓子，將雙方的關係拉的更緊密一些，之所以當時瞞著自己，說不定對方還以為是在賣自己人情！

前世曾經有過同嫖的真義，那同開妓院迎嫖客又是怎樣的交情？雙方如果真的有如此深切的利益關聯，再想撕脫開就不容易了。

...

而時態卻在自己回京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，想來二皇子也很意外於此。

在當前的情況下，本來是用來加深雙方情誼的抱月樓...卻成了強扭瓜秧的繩子！

如果範閑想繼續動二皇子，就必須考慮到這間抱月樓的存在，範思轍畢竟在裏麵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，僅憑監察院如今查到的證據，就足夠封了這間妓院，治範思轍的重罪！如果事發，就算憑恃範家的勢力逃得了慶律，但此事也會成為敵人們攻擊的弱點，對於自己以及範家，都是很難承擔的結果。

對於範閑來說，能夠在朝政之中相對獨立地站立著，他自己清楚，除了那個神秘的身世之外，自己這兩年來極力謀取的名聲，也占據了很重要的一分。

範家和三殿下合夥開妓院？對方**裸地把汙水同時潑到了彼此的身上，所謂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，一美俱美，一醜俱醜，便是如此。

一向清清爽爽的詩仙範閑，今日終於犯了些愁，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清名，但必須在乎範思轍的命運，必須在乎父親的態度，陳萍萍曾經無數次強調過，自己虧欠了父親...許多許多，而且目前看來，這件事情並不是很難解決，隻要自己稍微釋出一些善意，抱月樓的事情就會全盤被遮掩在京都中，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處理範思轍與此事的關聯，所要付出的...隻是伸出手去握一下，這似乎是最簡單，對雙方利益最有好處的選擇。

但範閑不會選擇與二皇子伸過來的這隻黑手輕輕一握，就算這隻手代表的是和平，表現了足夠的誠意，姿態也擺的足夠小心翼翼，試探意味十足，並沒有進行實質性的撩撥。

因為他可以容忍有人用自己的名聲要脅自己，但不能容忍有人用自己的兄弟要脅自己。二皇子再如何機謀百出，卻依然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，他總是習慣於從利益的角度去判斷事情，從一位朝臣的角度去判斷範閑，卻忘了有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了利益盈虧的範疇，而範閑...比所謂的臣子要狂妄太多。

鄧子越已經安全地上了馬車，離開了抱月樓。

範閑略感安慰，弟弟終究還沒有壞到不可救藥，他沉默地負起雙手，推門而出，走到那個房間的門口，輕輕推開那扇門。

他看著房內詫異的眾人，看著一臉震驚與害怕的範思轍，麵無表情，輕聲說道：“跟我回家。”

